



星座传记丛书


ЛЕКСАНДР ЛЮБИЩЕВ



奇特的一生

【苏】格拉宁 著
侯焕闳 译
唐其慈



 海燕出版社
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

K835.126.1
400

星座传记丛书

АЛЕКСАНДР ЛЮБИЩЕВ

奇特的一生

【苏】格拉宁 著
侯焕闾 译
唐其慈



海燕出版社

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6-2000-006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特的一生/(苏)格拉宁著;侯焕阁,唐其慈译. —
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1.3
(星座传记丛书/于友先主编)
ISBN 7-5350-2117-4

I.奇… II.①格…②侯…③唐… III.柳比歇夫-传记
IV. K835.1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2878 号

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

ЭТА СТРАННАЯ ЖИЗНЬ

据 Д. ГРАНИН:《ВЫВОР ЦЕЛИ》

(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,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, 1975) 译出

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450002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6 开 8.25 印张 119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 册

定价:13.00 元

❖ 目录

- 第一章 作者想着怎样吸引读者,读者寻思值不值得看下去/1
- 第二章 谈谈爱的起因及其奇异/7
- 第三章 作者介绍一些情况;不用说,这些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/10
- 第四章 谈谈有什么样的日记/13
- 第五章 谈谈时间,谈谈自己/19
- 第六章 作者想追根究底,了解事情的起源/25
- 第七章 他的方法是怎么起的头/30
- 第八章 这一切需要多少代价,这代价值得不值得付/42
- 第九章 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,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/45
- 第十章 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《论基因储备》,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/49
- 第十一章 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/61

- 第十二章 一切都得付出代价/69
- 第十三章 谈谈矛盾/74
- 第十四章 幸福的倒霉鬼/87
- 第十五章 本章最好题为“考验”/103
- 第十六章 感伤和自白/112
- 格拉宁谈《奇特的一生》的创作/121

❖ 第一章

作者想着怎样吸引读者， 读者寻思值不值得看下去

谈这个人的事，很想做到实事求是，又想写得生动些。这两个要求很难捏到一块儿。只有在不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时候，事实才会叫人感兴趣。本来嘛，可以想办法发明一种新颖的手法，用它把事实炮制成引人入胜的情节，又有秘密，又有斗争，又有险风恶浪，同时又翔实可靠。

比方说，蛮容易把这个人写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战士，单枪匹马对付强大的对手，独个儿对着大伙儿干。更精彩的是大伙儿对着他一个人干，以强凌弱，一下子读者就会同情他。可是事实上，恰恰是他一个人对着大伙儿干，是他主动进攻的，是他先跳出来开火的。他的学术斗争，意义相当复杂，相当成问题。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术斗争，谁也不会落个绝对正确。自然啰，也可以替他把事情弄得简单些，编上一套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就不好用他的真名实姓了，其他许多人的姓名也该一笔抹去。结果，谁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。

其次，我想对这个人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，特别现在他已经去世了，更有必要这样做。

我想叫大家看看，人是多么了不起；看看我们这里有多么出色的人。

真人真事当然是有妨碍的，捆住了手脚。虚构的人物好办得多。虚构的人物任人摆布，并且纤毫毕露——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图，他的过去和未来，作者都一清二楚。

另外，我还有一个任务：向读者灌输一些有用的知识，介绍些材料。这些知识，不用说，会令人惊诧莫名，但遗憾的是，对于文学作品并不相宜，倒是适合于科普小品。《三个火枪手》^①的半当腰，如果插进一段介绍剑术的文字，你看该多么煞风景。读者肯定会跳过这几页。我可是得让读者看我介绍的知识，因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……

我希望看这本书的人越多越好；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本东西的。自从我发现了我的主人公的主要秘密之后，我就开始构思。

至于秘密，也大可利用一下。一说到秘密，总能吸引人；何况这一秘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，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记和文档；我从中得到的一切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个新发现，使我参透了一个人一生的秘密。

然而，说老实话，这一秘密并没有惊险百出的情节，没有跟踪追击，没有阴谋诡计，也没有险滩暗礁。

我开门见山说清楚：

这个秘密是——怎么生活得更好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也蛮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。我可以宣布，这玩意儿是最佳生活方式最有教育意义的样板，提供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法。

“任何领域，任何职业，本方法均能使你取得重大成果！”

“即使才能十分平庸，本方法仍可保证取得最大的成就！”

“你学到的方法并不抽象，而是可靠的，经过多年的经验验证，切实可行，行之有效……”

“消耗最小，效果最大！”

^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，又译《侠隐记》或《三剑客》。

“举世首屈一指!……”

我也可以向读者预告,我要谈的是一位当代的杰出人物,是他们没有听说过的。我要描绘一位精神上的英雄,他的道德信条是如此崇高,以致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了。他的一生,表面上再平凡不过,从某几点上说,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。以小市民的眼光看,他是个典型的不走运的人。然而就生活的内涵而论,这个人灵魂和谐,很幸福,而且他的幸福是一种最高级的幸福。老实说,我原来以为这种气质的人已经绝种了。简直是恐龙……

好比古代发现土地,好比天文学家发现星座,作家也有发现人的福气。性格和典型有过一些伟大的发现。冈察洛夫发现了奥勃洛摩夫,屠格涅夫发现了巴扎洛夫^①,塞万提斯发现了堂吉诃德。

这也是一个发现。他不是普遍性的典型,算是我个人的典型;也不是典型,不如说是理想人物。不过,这个词也不贴切。柳比歇夫当理想人物也并不合适……

我坐在一间不舒服的大教室里。没有灯罩的电灯刺人眼睛,照亮了斑白的鬓发、秃顶、研究生们朝后梳得服服帖帖的头发、乱蓬蓬的长发,还有时髦的假发、黑人们漆黑的鬃发。教授们、博士们、大学生们、记者们、历史学家们、生物学家们……最多的是数学家,因为就在数学系开的会——哀悼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柳比歇夫的第一次纪念会。

我没有料到会来那么多人。特别是青年人。他们来可能是出于好奇心,因为他们不大了解柳比歇夫,不知道他是搞生物的,还是搞数学的。是个半瓶子醋?是个业余爱好者?好像是业余爱好者。可是业余爱好者又怎么着?图卢兹的邮局职员——伟大的数学家费尔马^②不也是业余爱好者?贝色麦^③也不是专门搞炼钢的,同发明炼钢新工艺的托马斯^④—

① 《父与子》的主人公。

② 费尔马(1601—1665),法国数学家,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之一。

③ 贝色麦(1813—1898),英国设计师,酸性转炉吹炼法的发明者之一。

④ 托马斯(1850—1885),英国冶金学家,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者。

样；托马斯不过是警务法庭的一个办事员。柳比歇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是活力主义者便是实证主义者，再不然是唯心主义者。反正是左道旁门。

连做报告的人也没有说清楚。

一些人认为他是生物学家，另一些人说他是搞科学史的，也有人认为他是昆虫学家，还有人说他是搞哲学的……

每一个做报告的人都介绍了一个新的柳比歇夫，与旁人介绍的迥然不同。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评价。一部分人把他说成是革命者，是造反派，敢于向进化论、遗传学某些牵强附会的定理挑战。

另外一部分人描绘了一位最善良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象，对待对手宽宏大量得无边无际。

“……不论哪一种哲学，其中切实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，他都很重视！”

“……他的力量在于不断地开动脑筋；他提出问题，他激发思想。”

“……某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说过：‘天才的几何学家提出定理，高明的几何学家证明定理。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

“……他精力过分分散。他本来应当集中搞分类学，不该驰心旁骛哲学问题。”

“……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精力集中，创造精神有明确目标的样板，他一生贯彻始终……”

“……数学家的禀赋决定了他的世界观。”

“……他在哲学上知识渊博，所以能就物种起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。”

“……他是个唯理主义者！”

“……唯物主义者！”

“……幻想家，往往迷途忘返，是个直觉主义者！”

他们同柳比歇夫是多年之交，对他的著述也了解有年，但每个人都只是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柳比歇夫。

他们过去当然也知道柳比歇夫博学多才。可是只有到现在，听了旁

人的介绍,他们才明白,他们了解的柳比歇夫,只是他的部分面貌。

在这次纪念会之前,我花了一个星期阅读他的日记和书信,探究他的脑力活动史。我开始只是泛泛地浏览。无非是些别人的信件,无非是些写得挺好的文字,表露了别人的心灵,记录了别人往昔的忧虑以及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愤怒。这种愤怒之情,我也是涓滴在心,因为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,只是没有想到底……

用不了多少时间,我就相信我过去并不了解柳比歇夫。认识倒是认识,同他见过几次面,我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,但是他的个性如此恢弘开阔,却是我始料所不及的。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想起我过去竟把他看成是个怪人,一个聪明可爱的怪人;我很痛心,错过了许多同他促膝相对的机会。有多少回,我打算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看他来着,我以为来日方长。

不知是第几次了,生活教我对什么事都不要因循拖延。仔细想想,生活实在是个任劳任怨的好当家,她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,安排我同许多当代最有意思的人物见面。可是我不知忙些什么,来去匆匆,因循拖延,以致失之交臂。我拖拖拉拉是为了什么?忙些什么?当初瞎忙的那些事,如今看来是那么渺小,而损失是那么惨重,主要是再也不能挽回弥补了。

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耸耸肩膀,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讲话的人聚讼纷纭,他没有办法统一起来。

柳比歇夫去世总共才一年,就弄不清楚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

死者是属于大家的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做报告的人从柳比歇夫身上挑出他们喜欢的东西来讲,再不然就是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做他们的论据。年复一年,他们塑造的柳比歇夫的各种形象会融合成某种中性的东西,说得确切些,融合成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折衷的东西,没有矛盾,没有难解的谜,给磨平了棱角,很难辨认出原型。

然后,人们会对这个折衷的形象加以解释,判断他的错误所在,确定他在哪些方面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,把他的形象变得人人都十分理解,然而并不真实。

当然啰，这还得看他就范不就范。

讲台上方，挂着一帧镶在黑框里的巨幅遗像——一个秃顶老头儿，皱起蒜头鼻子，在搔后脑勺。他啼笑皆非地看着，不知是看着听众还是看着讲话的人，仿佛是在考虑怎么再干它一家伙。明摆着，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讲话和议论，如今同他风马牛不相及了。他已经作古，再也见不到他，可又是那么需要他。我太习惯于他在世时的情形。当初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人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谈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争论。那时，我一念及此便感到心满意足。

人一死，许多事情真相大白，许多事情便见分晓。我们对死者的态度，也能够盖棺论定了。我从做报告的人的发言中感觉到这一层意思。他们的发言很明确。在他们眼里，柳比歇夫的一生已经结束，现在他们打算对他的一生通盘推敲一番，作出定评。不言而喻，事到如今，他的许多思想将得到公认，许多著作将出版或再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死者比生者有更多的权利，有更多的机会……

……我也可以这样办：先跟读者打个招呼，说明本书索然无味，连篇累牍都是枯燥的，纯粹是事务性的散文，连散文都谈不上。作者很少花工夫去润色雕琢，叫读者看着舒服。作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感到很棘手。对这部叙事小说的体裁，作者自己也觉得别扭。作者所以要如此这般，原因将在小说结尾中交代。

❖ 第二章

谈谈爱的起因及其奇异

他的崇拜者对他倾慕的热忱，早就叫我瞠目结舌。他们在纪念会上，并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使用那些形容得似乎过甚其词的字眼。过去，每当他来到列宁格勒，总有人欢迎，有人陪同，在他的周围总有一大帮人簇拥着。人们争先恐后，把他拖到五花八门的研究所去讲学。在莫斯科也是这样。干这种事的人，并不是那些喜欢起哄的人，并不是新闻记者（他们专门发掘未成名的天才：确实有这样的人），恰恰相反，那都是些严肃的学者、年轻的博士——极其精密的科学方面的博士，是宁愿打倒权威而不愿树立权威的怀疑派。

在他们的眼里，柳比歇夫能算老几？——似乎无非是一个小地方的教授，乌里扬诺夫斯克什么地方的，一不是奖金获得者，二不是学位最高评定委员会委员……他的学术著作吗？确实评价颇高，但有些数学家比他更有分量，有些遗传学家比他更有贡献。

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吗？他确实博学，但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学识渊博足以使人惊奇，却不能令人心悦诚服。

是因为他的原则性和胆量吗？当然是啰……他不乏大胆的创见。

可是,拿我来说,对这些大胆的创见,只有少数几处能够击节赞赏;大多数人对他的专门研究不甚了了……柳比歇夫发现了鉴别三种名叫海托克涅姆的昆虫类属的最好方法,但这同他们有什么相干?我不明白海托克涅姆是什么,至今没有搞懂。对鉴别功能也毫无概念。然而,难得同柳比歇夫见过的几次面仍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我扔下自己的工作,跟随着他,接连几小时倾听他速度很快、发音难听、像他的笔迹一样含糊不清的讲话。

这种爱慕之情和强烈的兴趣,叫我想起了尼古拉·弗拉基米罗维奇·季摩菲耶夫-列索夫斯基,想起列夫·达维陀维奇·兰道和维克多·鲍里索维奇·史克洛夫斯基。^①自然,那会儿我知道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;他们的出类拔萃是大家公认的。柳比歇夫可没有这样大的名气。我见过他平日的样子,头上没有任何光环:衣着寒伧的一个老头儿,体态臃肿,其貌不扬,对文坛形形色色的奇闻轶事怀着小地方人的那种兴趣。他的魅力又在于什么地方呢?乍看起来,吸引人的,是他在观点上标新立异。他所说的一切,似乎都是离经叛道的。最最不可动摇的原理,他都能提出怀疑。他不怕冒犯任何权威——达尔文、季米里雅泽夫、泰雅尔·德·夏尔顿、施辽丁格^②……论据每每从别人没有想到过的地方突然冒出来。显而易见,他丝毫没有掂拾别人的牙慧。一切都是他自己的,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,并经过他自己的验证。连讲话都是用他自己的字眼,并且用这些字眼的原始意义。

“我是个什么人?我是个狄列坦特^③,杂家狄列坦特。这个词出自意大利文的‘狄列托’,意思是愉快。这是指这样一种人,他不管干什么工作,只要干起来便会感到愉快。”

标新立异仅仅是表面现象,从中可以推测到一整套世界观体系,某种

① 列索夫斯基(1900—),苏联生物学家。兰道(1908—),苏联物理学家。史克洛夫斯基(1893—1984),苏联作家。

② 夏尔顿(1881—1955),法国古生物学家、哲学家和神学家。施辽丁格(1887—),德国理论物理学家。

③ 意为业余爱好者或半瓶子醋。

不平常的东西,犹如一座睥睨天空的巨型建筑的轮廓。这座尚未落成的建筑,形状奇特,引人入胜……

但,这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。这个人还有别的什么魅力。不仅仅是吸引了我。向他求教的,有教师、囚犯、科学院院士、艺术理论家、新闻记者、农学家以及我不知其身份的人。他们的来信我没有看过;我看过柳比歇夫的复信。详尽、认真、畅所欲言,有的写得妙趣横生。每封信都文如其人。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不落俗套、独行其是。通过他的信,我更理解了我自己的感情。他在信中似乎比当面打交道时更加推心置腹。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。

他几乎没有学生,这不是偶然的。虽然许多创立了整个流派和学说的大科学家也大抵如此。爱因斯坦也没有学生,门捷列夫和洛巴切夫斯基^①也没有。学生和学派,并不是常见的事。柳比歇夫有他的崇拜者,有拥护者,有景仰者,也有读者。他没有学生,只有私淑弟子。也就是说,他并没有教他们,是他们向他学习。学习什么呢?很难说。主要是学习应当怎样生活、怎样思考吧。似乎咱们总算找到了一个人,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,有什么目的……仿佛他有什么崇高的目的,甚至可能领悟了他存在的意义。不仅仅是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,不仅仅是问心无愧地工作,似乎他明了他所作所为的内涵。显然,这只适用于他一个人。艾伯特·施维采尔^②并没有呼吁任何人到非洲去当医生。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,选择了自己的方法去身体力行自己的原则。然而,施维采尔的榜样仍然触动了人们的良知。

柳比歇夫有他的历史,不是很清楚,大部被云雾笼罩着。云雾到如今才开始消散,但一直可以感到它的存在。不管怎么说,撇开他的言行,他的智力和灵魂超越了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,具有一种特殊的放射性……灵魂越高尚,给人的印象越强烈。

① 洛巴切夫斯基(1792—1856),俄国数学家。

② 又译“史怀哲”。

第三章

作者介绍一些情况;不用说, 这些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

所有的人,连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,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。

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。其中有分散分析、生物分类学、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;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。

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,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。五百印张,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。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,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。

科学史上,艾勒、高斯、赫尔姆霍茨、^①门捷列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。对于这种多产,我老是迷惑不解。这一点很难解释,但也挺自然——古时候,人们写得比较多。至于今日的学者,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。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。

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:有著作,探讨地蚤的分类、科学史、农

^① 艾勒(1707—1783),瑞士数学、物理学和天文学家。高斯(1777—1855),德国数学家。赫尔姆霍茨(1821—1894),德国自然科学家。

业、遗传学、植物保护、哲学、昆虫学、动物学、进化论、无神论。此外，他还写过回忆录，追忆许多科学家，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……

他讲课，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，还常常到各地考察；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，去过许多集体农庄，实地研究果树害虫、玉米害虫、黄鼠……在所谓的业余时间，作为“休息”，他研究地蚤的分类。单单这一项，工作量就颇为可观：到一九五五年，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箱地蚤标本，共一万三千只。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，总计三百种。这些地蚤都要鉴定、测量、做切片、制作标本。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。他对跳甲属的分类，研究了一生。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，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，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。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，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，他很惊奇：“蠕虫那么长，人生可是那么短！”

柳比歇夫的治学，博大精深，既是一个狭隘领域的专家，又是个杂家。

他的知识面有多广，是很难测度的。谈起英国的君主制度，他能够说出任何一个英国国王临朝秉政的细节；说到宗教，不管是古兰经、犹太圣经，还是罗马教廷的源流、马丁·路德的学说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……他都是如数家珍。他懂复变数理论、农业经济、罗·费歇^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、古希腊、古罗马，天知道他还精通些什么。这，不是他要当万宝全书，不是死背硬记。他之所以获取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，是有原因的，下文自有交代。我说，他的坐功当然也是极好的。坐功好，不也是某些天才的特点嘛。说起来，这种本事在昆虫学之类的专业中颇为普遍，同时也是必需的。柳比歇夫自己就说过，他属于这样一类的学者，给他们照相，不该照脸，该照臀部。

^① 费歇(1890—)，英国数学家。

根据列夫·贝尔格、尼古拉·瓦维洛夫、弗拉基米尔·贝克列米舍夫^①这一流专家们的反映，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价值。今天，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见解已升到有争议的等级，一些有争议的见解已升到无可争议的等级。对于他的学术声望乃至荣誉，大可不必担心。

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。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：他，我们同时代的人，一生干了那么多事，产生了那么多思想，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？最后几十年（他是八十二岁时死的），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。关键不是在数量上，而在他是怎么样，用什么方法做到的。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粹、核心正是这个方法。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；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，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方法，一点也不起眼。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，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。它成为柳比歇夫生活的骨架。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，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。

修饰语是没有计量单位的。甚至对一些永恒的一般性的形容词——善的、恶的、真诚的、残酷的，我们也会手足无措，无可奈何，不知道该同什么比较；不知道该怎样理解：谁是实在善良，谁挺善良；不知道真正的正派是什么意思；不知道这些品质的标准又是什么。柳比歇夫不仅仅是自己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，他对这种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确的标准，是他自己规定的，并且同他的生活方式有着某种联系。

^① 贝尔格(1876—1950)，苏联地理学家、生物学家。瓦维洛夫(1887—1943)，苏联生物遗传学家、植物栽培学家和地理学家。贝克列米舍夫(1890—1962)，苏联动物学家、寄生虫学家。